阮堂金公文字散逸不收余惜其湮沒掇拾殘本得古今體及尺牘若干篇丁卯印布以為全豹之一斑矣翌年秋黃史閣學士更搜得古文襍著諸篇與已刊本改定存拔以為合璧余又擬印文二編尺牘一編問答一編詩一編

宜寧南相吉謹識

宜寧南相吉
驪興閔奎鎬　同刪定

阮堂集

晩香齋活板

阮堂金公小傳

金公正喜字元春號阮堂又號秋史慶州人也母俞夫人懷娠二十四月而生寔 正宗丙午也性孝友博極羣書 純祖己巳中生員試己卯擢第拜說書檢閱 奎章閣待制按廉湖西有直指風除弼善檢詳陞大司成止兵曹叅判七世祖諱弘郁 孝宗甲午以海西觀察使抗疏言姜獄事忤旨逮獄死遂爲名臣厥後大官赫赫門甚盛父判書諱魯敬毅然有氣度遭禍竄斥于島公慟不欲生夜必泣祝天不寐寒暑不易裘葛判書公四載始宥還衣亦四載始改

先是判書公使于燕公隨而入時年二十四阮閣老元翁鴻臚方綱皆當世鴻儒大名震海內位且顯不輕與人接一見公莫逆也辨論經義旗皷當不肯相下是以阮元撰經解海內諸大家莫之見而特先寄公抄本也　憲宗庚子獄起詞連公緹騎蒼皇爲公憂者咸汹懼公擧止如他日對吏辨析中窾峻整明白之氣可以薄日星而貫之金石雖媢嫉公者掊摭無所執卒不免投謫于濟濟古耽羅也瀛海在其間甚鉅又多風人涉恒計旬月公方涉也大風濤中作霹靂死生俄忽舟中人皆喪魄抱號篙師亦股栗不

敢前公凝然坐柁頭有詩高詠聲與風濤相上下因舉手指某所曰篙師力挽柁向此舟乃疾朝發夕至濟濟之人大驚以謂飛渡也居謫舍遠近負笈者如市纔數月人文大開彬彬有京國風耽羅開荒自公始　哲宗辛亥權相國敦仁以禮論見斥斥者謂公實與之還北青時公年六十六二弟亦老白首矣握公手慟哭不能言戚黨故吏目瞳瞳啜泣悲號哭聲撼墻屋公正色顧仲季曰庸人不足論讀書如君輩者亦若是乎且談笑且慰手整書簏井井如也丙辰卒壽七十一公甚清軟氣宇安和與人言藹然各得

歎及夫義理之際議論如雷霆劒戟人皆不寒而栗甫弱冠貫徹百家之書宏深弘博淵乎若河海之不可量也專心用工在十三經尤邃於易金石圖書詩文篆隷之學無有不窮其源尤以書法聞天下嘗著實事求是說曰學問之道旣以堯舜周孔爲歸則不必分漢宋之界朱陸薛王之門戶但平心靜氣篤學力行盖公之經學惟以合聖人之旨爲本象胥嘗賫時憲曆來公暫閱恠之曰中氣其錯序乎雲觀請辨正欽天監燕人覺之公之於天象地理亦有深造焉未嘗對人言及此不喜著述少日所纂言著焚之再

今流傳于世不過爲尋常往復之書而道義之正心術之明經禮之發揮可見公大畧也嗚呼公十年于南又二年于北天風海濤瘴嵐蟲蛇惡物崎嶇險阻霜雪肅殺之地可謂出萬死得生而能充然無憂慽享其壽考非卓然有得乎學惡能夫如是也其不能展布百姓被其澤命也夫公方沉緜仲氏亦病淹公扶將朝夕其所診苦歇疾旣革猶問仲氏試藥乎不仲氏名命喜字性元賢而有德博洽多著述 翼考常以經史文旨之深奧掌故之疑難咨詢公公隨類對無隱間有應 旨文字往往藉仲氏云

戊辰仲秋門人閔奎鎬謹述

阮堂集卷一

鷄林金正喜元春

文上

辭　奎章閣待敎疏

伏以臣於日昨伏奉前望特點以臣爲奎章閣待敎繼又瀛館華聲一時並叨臣誠惝怳騈懔五情失守不省措躬之所也噫國朝館閣之選何莫非淸峻而必以內閣爲重閣職又以待敎爲新進之極選蓋自設閣以來膺是選居是職者擧皆鴻詞博學爾疋彪炳令聞峻望標準乎朝著儁釆麗藻領袖乎

藝林于以奉謨訓而處邇密叅論思而掌誥命洪惟
我 先大王右文作人之化權輿於是其責任之綦
重掄揀之愼嚴曷嘗有如臣無似苟然充位者乎是
以 先大王嘗於本閣題名記引若曰典守編輯奉
審之職則可人人能而能稱其選與否顧其人何如
耳夫以當日位著之盛如彼而 聖考之其難其愼
丁寧勉戒又如此此實我 殿下所當遵守者也臣
少小失學材又下劣面墻五經掛壁三史直是四十
無聞之空空一鄙夫耳倖藉先蔭濫竊科第出入史
局周旋邇列亦已四載之久姸媸長短宜莫逃於淵

鑑之俯燭迺茲煌煌 恩誥忽及於不當及之人苟
使臣奔走趍役於人人能者尙患其難能至於稱選
與否尤非一毫可擬則以 殿下則哲之明奚取於
臣誤恩徒歸於輕授愼簡殆同於循次以是閤規模
制置之盛緣臣而無難壞了至於此極寧不懍然寒
心且臣忝當曝史之役行已辭朝理卽登程第緣臣
父之病適值節換之交冷泄暴添焦灼罔措萬無離
捨之望不得不容俟一宿際承 新命牙牌儼臨雖
卽章皇叨謝始則違君命不宿之義終又致曠事愆
期之失情固出於迫隘跡自涉於慢命惶蹙之私非

但爲新御之難冒而已玆敢畢暴情實仰瀆崇嚴伏
乞 聖明並賜諒察將臣新授職名亟行鐫改仍治
臣不職之罪以肅朝綱焉

辭職兼陳情疏

伏以臣罪戾通天惡積釁萃爲臣無狀爲子不孝上
而負罪於 朝廷下而貽辱於家庭目見無辜之老
父被千古所無之凶誣冒千古所無之奇寃投身炎
瘴之地備經風波之險苟使臣少有血性至悃斷當
刳腹呈天剖心向日少暴其至寃極痛而頑忍之甚
不能辦此恬然視息坐度歲月洪惟我 先大王憫

天地再造之仁垂日月無遺之照燭寃誣於貝錦之
中回容光於覆盆之底十行 恩綸誕宣洞諭千里
宥還積寃昭洗嗚呼起死肉骨古人所以極言之至
蔑以復加若臣父之所得於 先大王者何足以此
擬議其萬一也倘微我 先大王如天之渥則臣之
一門百口難免薤粉而臣父之凶誣奇寃永無可暴
之日臣之不孝之罪於是益著雖天日重明而面目
愈靦實無以自立於人世矣惟我 聖上甄錄臣父
除旨連下亦粤我 慈聖殿下深追 先朝遺志恩
教誕下繼以 聖批荐宣惻怛隆摯迥出尋常萬萬

不惟臣父子聚首感恩攢手祝聖一字一淚入骨刻髓苟無與於臣者亦莫不感激聳歎乃於千萬夢想之外簪履之收亦及於臣承宣除命連月斯下庚牌荐臨 飭敎申嚴顧臣私義有不敢冒沒趍膺鎭日違傲臣罪愈積噫君臣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不以恩遇之厚薄處地之邇遜有間至若恩之厚而地之邇尤如何哉犬馬之微尙亦效忠況臣以臣家之人偏蒙我 先大王陶甄之恩周旋於簪筆之列依近於奎璧之光頂踵毛髮罔非恩造乃若坑坎而拯拔之又生成之從古爲人臣子而得此於君父未有

如臣之父子者而巷遭天崩之慟眞遊日遠俯仰霄
絕攀號莫及惟有貫徹穹壤之至寃至慟雖生生世
世至萬子孫糜身結草已無及於　先大王御世之
日天地茫茫此何人斯惟古人所謂追先報今送往
事居臣雖至愚亦嘗粗聞斯義況此好爵以縻之異
數以申之尤豈不跼蹶承膺小伸叨謝而人之所以
爲人臣子之所以事君親惟有大倫而已於此而有
些小不盡分尙不得爲人況人而斁倫卽禽獸已耳
人言之指目至此臣未敢知厥意之所在而以湛滅
臣家之心憯誣先及於臣父則臣身又奚暇論而何

言之可擇何辱之不加乎到今臣父之被誣旣蒙我兩聖朝曁慈聖殿下照燭而昭晰之更無餘蘊則臣何敢追提旣往而第念臣之苦衷至情可質神明雖欲出而事君所資以移孝者已斁毁無餘尙無以稱人於世況敢彯纓束帶以汚淸朝班行哉惟有杜門斂跡念念誦恩刻刻懺咎庶或爲桑榆之收黥劓之補斷斷此心天日鑑臨茲敢冒死呼籲伏乞天地父母俯垂憫憐亟刊臣名於朝籍仍勘臣逋慢之罪不勝大願

辭大司成疏

伏以臣厚蒙　聖朝至仁至渥拔之沈淪之中收之
拂拭之列嗚呼臣之不瞑之前一呼一息一飲一啄
無往非慈覆之天再造之日也雖使臣優游邱壑歌
詠聖澤以沒餘齒臣之涯分自足志願已畢矣不自
意收簪之恩屢及於夙夜感惶怵惕趍走爲恭罷癃
觚稜亦已多時且伏況　兩聖朝御製編印之役是
未死賤臣終事之地依日月之末光奉雲漢之遺墨
殫竭寸誠庶效涓報祇知與聞之是幸不恤濫猥之
爲悚顧安敢仰藉寵靈復冀清揚妄有夢寐之或及
榮塗名場半跬寸程也乃者國子新命忽下於千萬

慮想之外臣伏奉 恩旨震駴隕越惶汗浹衣寔不省措躬之所噫是職也即榮塗之峻選名塲之極望世所稱師儒之長也臣之無似澗劣最居人下淺藝薄識無一可稱非徒反躬之甚明抑亦同朝之所共知又焉敢自逃於 聖鑑之俯燭也雖如閒曹漫仕無甚綦重臣實踧踖却顧之不暇況作成人材丕闡文風豈臣所可責申明庠術之制模楷考課之法豈臣所可任以周官成均樂正中和之職仰贊我 聖朝一初聲明之治尤豈臣所可承當也哉忝前倚衡趑膺無路伏乞 聖明深推淸秩之不可謬加微踪

之不可強拂亟收誤恩回授可堪之人以嚴公器以安私分焉

辭嘉善疏

伏以兩聖朝御製編印告訖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虞夏之典同其尊閣天章爛昭回之光人文賁化成之功伏惟聖孝彌隆於繼述孺慕倍深於羹墻迺者覃恩償勞徧及於校印諸臣以臣名亦忝閣僚之末濫被晉秩之命伏奉除旨以臣爲嘉善大夫者聞命惝怳繼以懍惕歷日不能自措噫臣荷兩朝不世之遇粤在昔年周旋珥筆之班出入講肆之間

雖大化並育羣物离明普臨四方而雨露愈澤於散木容光若私於昏蔀頂踵毛髮都歸恩造陶甄拂拭逈出尋常滚到下大夫之列而兠攬清華踰越涯分及夫起生於已死傅肉於旣朽歷數有君臣以來受恩如臣豈有其人而顧臣脩門復入之日已在雲鄉愈邈之後前席如昨萬事都訖臣非木石其何以堪惟是聖製編校之役卽亦臣子自效之地猥隨諸臣之後獲忝校讐之列收召岱嶽之餘魂重尋西清之舊步已非此生之所自期恩已渥矣榮已極矣況臣於兩聖朝終事之日莫遂塵露之願固將爲

畢生難瞑之恨而區區所自失者當此編摩之會口誦天語手校雲章得見 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小慰於戱之思其視抱烏號之弓考追蠡之音不啻相去萬萬而自以結草之至悃欲效掃葉之微勞卽亦 臣彝性之所然奈此識闇心麤重以神精耗謝雖隨行旅進名爲校準 臣則毫分無與焉反躬惶愧今乃以此而量功以此而媒榮裒然受命德之器則 臣雖無聡將何以抗行於僚班擧顔於同朝其在 聖朝綜賚之政貽累非細至若 臣自來材具之萬不猶人甚不合於淸朝命卿之秩無服蔓辭張皇效古人雍容

辭遜之爲也伏乞 聖慈諒臣曲中之懇特收新資
俾公器無褻私分獲安

辭職兼陳情疏代從兄作

伏以臣家向來所遭之誣卽千古之所無也今日所
被之恩卽又千古之所罕也豕塗鬼車盡銷於太陽
之下墨穴火坑立躋於霄漢之表恭惟我 兩聖朝
曁我慈聖殿下前後 恩綸高揭洞諭昭晣無餘臣
之闔門百口雖口口頌戴至於歷刼亦安能形容毫
末也不料收錄之恩至及於如臣無似 除旨誕宣
牌召之下不容俟駕第臣私義有萬萬不敢冒膺者

玆敢披瀝以陳之臣在家爲不肖之子處世爲無用之人而濫竊科第猥歷清華冥行而不止滿盈而不戒不有鬼責安免人禍奈之何不于臣身降罰憯誣醜辱橫及於臣之季父嗚呼古之人於師友之間同朝之誼尙爲之禦侮亦爲之訟寃若臣旣不能居常竭力使惡言不入於耳又不能刳心刻肝以暴其至寃只得恬然坐視泯泯偸生倘非我 先大王再造之仁昭雪之恩天地莫量日月齊曜安得有今日也惟以餘年未死來世多生爲犬馬蛇雀以圖萬一之報夫何涓埃之效未遂而崩坼之慟遽纒俯仰呼搶

抆血荒郊只有徹天之哭貫地之哀而已況臣以孤露餘生惟偏母相依爲命緣臣罪逆不天間於患難奔迸之中母又見背頑不滅死苟存視息于今四年之間天日重明門闌如舊而風樹不停告慶無地茫茫穹壤長號莫及嗚呼匪莪之銜恤攀弓之至慟荐罹究酷未克自盡於君親之間永爲忠孝之罪人尙可自立於兩間哉至於人言之罔極已蒙 聖明之畢燭臣何敢費辭更提而所謂席勢肆氣卽天下之悖德也惡習也念臣家世以謹愼拙約相傳挽近十數年來父子叔姪爵位榮顯門戶盈盛則臣季父所

以敎誡家庭願 臣 等效之常在於士燮之後入石慶
之數焉惟恐有子弟之過而人之論 臣 至於如此無
論言之者之爲何如人 臣 之得此題目已是墜家風
而違庭訓實爲畢生之汚辱淸朝之羞耻又何敢擧
顔於人世厠蹤於班行重爲無忌憚之歸也惟有杜
門牢關屛息鏟影從事知非之戒攝心塵刹之奉不
復萌一毫榮進之念以不報爲報 臣 之至願畢矣伏
惟天地父母俯垂鑑諒 特命刊 臣 朝籍以卒齒成
之恩仍勘 臣 瀆擾逋慢之罪不勝大願

與權彝齋敦仁書

易道之敎不勝惶恧踧踖若無以自容易豈可易言者哉大槩人道之常不過飮食男女易之爲敎卽從飮食男女而財節之是以作結繩爲網罟盖取諸離耒耜之利盖取諸益十三卦之先以飮食者人道之甚切也下經之首咸卽所以發明男女之道者也乾坤未嘗非男女之道卽天道也故特於咸發之以人道而合天道此天人相與之際無往非人道卽天道也舍人而言天亦非易義也是以易有聖人之道四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皆包涵於飮食男女之中

初非微奧玄妙上究先天闡明河洛以至於不可推
詰也是以程子之易即言易漢儒之易即動易若制
器卜筮後世遂成絕學未有聞焉或自漢以來有以
卜筮爲說然卜筮之法其果何如干寶輩之刑德六
親等說傅會穿鑿適成其妄遂至於火珠林罔有紀
極今日所謂卜筮者即火珠林之遺是豈易之道哉
卜筮難明雖如鄭北海之大儒網羅大典而以爻之
不變動者屬之彖辭爲不可通之義彖象二爻初非
一筆聯絡之辭也有彖之時未嘗有象只是一彖而
已初二三四五上之不分而皆在其中變動之義已

於開卷第一義之元亨利貞彰明之如非變動無以見元亨利貞此所以爲旁通也是以彖傳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卽元亨利貞之旁通大義也是豈可以不變動者言之耶北海此說亦其殘文不可以此一段殘文硬定爲北海定論也卜筮之法已自北海之時難明如此誰有於北海以上以下更明此道而歷歷言之如今程沙隨諸人之筮儀耶此卜筮之已成絕學也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無所不有神仙爐火方術技藝幽渺怳惚者無不託焉皆君子所不言也卜筮雖四道之一而君子之易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

尙其變不必卜筮而自合於易之道惟百姓日用而不知未可以道喩也是以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卜筮所以爲民設故亦爲四道之一其實爲民而非爲君子也是假卜筮而行易道非易爲卜筮而作也尙辭尙變之君子未嘗假卜筮而尙占如春秋左氏所傳占筮是左氏之失之誣者九筮古法自春秋時無聞辛廖卜楚邱卜徒父史蘇之徒私造繇詞大謬於象彖聖旨以開後世方術之先今以爲是春秋時占筮而强合於易義尤不可何以異於龍蛇混襍也惟子服惠伯謂忠信之事則可

又云易不可以占險此古占法之猶存一脈異於諸
術士之妄也今日之易不絕如綫者幸有程子言易
是以程易爲四道之一故建天地懸日月不可廢者
也漢儒之易屢屢流傳守殘抱闕有荀虞二家稍可
以尋溯大義荀以旁通消息上下升降以至於雲行
雨施陰陽句和而天地定位虞與荀之旁通消息大
同而歸于乾元用九天下治此皆動易卽以動者尙
其變之義是以與程易並行而不悖羲文之遺卽於
此言動二易見之外是而說易者未知其言耶動耶
不言不動妄託玄妙茫無頭緒而已今或以漢儒但

歸之象數是何說乎動易自漢儒頗能闡發至於言易始於程子而發之此卓越千古之高見妙解也至其章句之間有些出入是古今諸大儒所不免如荀虞之旁通消息亦或有可議者以此小小節目不可爲全璧之瑕矣今李生師弟所稱易說是果何易耶夢未到此個道理至於程易妄加詆毀乎大槩旁通消息上下升降之妙卽不過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一歸之於陰陽正旣濟定而已然旣濟之定但一定而已則又一呆板而佛氏輩窺見此個境界以不生不滅不增不減爲無上無餘而實未見於定之後又有

生生不已之妙死生終始循環無斷是以易者改過之書也雖否剝困蹇元無不可變通之道窮可以通死可以生亂可以治絕可以續會不以諉之於時運之不可爲氣質之不可化而盖未有長否之時又未有長泰之時是以回否反泰改過不吝思患豫防安不忘危使之平均調劑大學之治平中庸之中和皆是相爲表裏詩云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知易之道乎挹彼注茲而後何物之不平匀耶平匀者物物各得其所也不得其所所以不平匀也君子之治世也惟平匀之是務而物物各得其所也易之大義便

不外是矣

二

向便句函之無耶竪起脊梁注向一心隱若有得今來句函之有耶紙瘁墨勞口如生膠茫乎如失有無得失之際人情之顚倒如此其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歟大易往來消長之機深有感發於現前人事三致惋歎之意夫往來消長一理不忒豈有古今之異也今之說者皆以往來消長爲一印板文字如否往則泰來泰往則否來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小人道長則君子道消互若遞交者然大易所以旁通

變通之道恐不當如是矣若爾則引伸於日月寒暑者但得日來而月不來寒往而暑不往豈有是也哉此於憧憧往來之義明示昭揭人皆未之深究也憧憧往來者又以今之說者言之似若有私意者然然則原文之貞吉悔亡夫子所稱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者何以爲解耶咸之初六六二爲失道也故有此九四之憧憧往來變通於恒於益於損以成貞吉悔亡也若以憧憧往來爲私意烏在於貞吉悔亡也且象傳以爲憧憧往來未光大也以其未光大也故憧憧往來以至於光大也未光大者卽失道也今以

憧憧往來直以爲未光大之義則貞吉悔亡便無可著處今有攢手斲祝者閤下憧憧往來之意大矣至矣更加深究於恒於益於損變通之義以之貞吉悔亡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不亦宜乎

與彝齋論治道書

自臘而春北來消息一切渺然間有遞除一函之肅具而船發聞在歲後未敢知何時登之籤室甲滿崧齡屋添海籌新祺並臻榮禧煥發爲綯揚吉鉉耳贊化壽國壽民立功立德可期而待矣古人之治理也寬後人之治理也密其治理也寬故言不爲過高行

不求至難心不欲已甚以近於人情後人則不顧人情之安而以義理束縛之嚴之以儀節重之以防閑堂堂正正固未嘗不是而人不能久從以其遠乎人情也大槩萬物各有本所得其所則安不得其所則强如風雨霜雪無不皆然故曾子曰陰陽各從其所則靜矣程先生易艮卦傳曰萬物庶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古昔聖人財成輔相順天理制民命卽不過使之得其所矣寬密之際可以察夫人情之近遠而得所不得所者判矣況又往者風輪攝世魔火輪刼鼻息搖天口氣沮日無不震慴動盪

於盲風恠霧之中亦已多矣福吉大來祥和導迎大有望於今日每憂愛耿耿又妄發如是矣每見主持現世者譬如畫師之作地獄變相圖自家自見反復害怕寧不大可笑者乎憒󰁤彿越如八月海潮一收卽爲安流鬼𪊨獸嶂如萬點蜀山一轉卽成平地蛾赴燈焰未嘗非求明蠅觸窓紙未嘗非求出伏未知如何

與李月汀書

月汀足下間因家仲獲聞緖論屢荷注存感結中心卽於使回又拜嘉貺顧此菲薄何以致此且惶且愧

殆無以承當也臧玉林先生文字是夙所企仰何幸
快讀也頃惠扇詩以博綜馬鄭一語爲未允盛論非
爲無據康成大儒寔出於馬之門其傳授淵源不可
沒今馬說存者雖零瑣皆有家法恐不得以人廢言
也如小戴其人不足言其所錄之禮則終不可廢也
爲今之計存古爲第一急務今所云爲鄭特擧其大
槩也若又止此二家而已烏在其博綜也雖如惠氏
之易漢學張皐文易虞氏義等書不能無一二可議
所貴在存古也近日以來名儒輩出古學昌明二千
年來墜緒可復整理然家有一說人是一義門門戶

尸是是非非又無如近日之甚向見尊書之與家仲者有云段茂堂劉端臨之經術在覃溪之上段氏之說文注漢讀考等書劉氏之寥寥數篇之旣刻者不佞亦嘗一讀過矣不佞於兩先生之書亦所欽誦也今舉一隅仰復者段氏說文注苟字注云或欲易禮經之苟敬爲苟則繆矣以苟敬之苟爲苟者抑或指覃溪說耶覃溪此說亦非確爲古義如此也苟且之敬恐不可通以苟字當之其義尙可据較之苟且之苟猶爲近之且敬字是從苟字而生其義較苟且之苟尤爲有据其云繆矣者恐未必然段氏於孟子勿

正心之正心二字爲忘字訛左氏人盡夫之夫字爲
天字之訛此兩條亦何以異於覃溪苟字之辨苟字
爲繆忘與天字不繆者亦有何据歟其不通者强欲
通之一也一繆一不繆實未敢解也劉氏論語告朔
之餼羊哀而不傷等說爲覃溪所辨正其說甚長今
不可以備擧此斷以覃爲當今此數條說之長於人
者非謂覃溪經術又在二人之上也大抵覃溪老人
所著羣經坿記門路甚正持說甚平無嗜異炫博支
離穿鑿之無半解一知東西顚倒之習至於撤瑟之
辰猶筆削不休一字必致愼一言必求是積至七十

四卷八十年精篤盡在於是其書尙未行矣未敢知
先生已有所融貫於是書第次其甲乙耶如不佞所
見覃記只五六種而已槩見之與段劉諸公門路稍
異於段劉諸公無甚許如惠戴諸公之說則駁正尤
多若從段劉諸公見聞習熟者言之宜其有瞠乎爾
也此寔平心舒究以俟千秋之定許不可以今日是
非第其上下也不佞於覃溪習熟者也寔不敢盡爲
曲循影從頗有異同其大異而不敢苟同者爲書之
今古文且如凌仲子之禮釋例覃翁之所不許不佞
寔喜讀之惠戴之書亦頗好看今日若使主覃說者

論之必以覃翁經術第置於惠戴諸公之上不佞寔
不敢妄爲輕評亦不敢私於覃翁也今因先生之說
不自覺妄發如此也無論如彼如此今日急務只是
存古爲上覃翁亦存古之學也段劉亦存古之學也
覃翁存古而不泥於古段劉存古而泥於古覃翁之
不泥於古者亦有可議處段劉之泥於古者亦有可
議處後輩之折衷亦在於是恐不必衡量定以鐵論
今如人蔘爲上品丹砂爲下品恐不必也願更裁擇
焉唐以前說經之書今通行十三經之外不能數種
余蕭客之解鉤沈甚好但不能無憾於頗有去取也

如孔氏所輯鄭氏全書當爲善本矣覃翁嘗屬不佞以魯禮禘祫志儀禮今古文考二書開頗蒐集儀禮今古文考已成面目姑未完藁此可以自附於存古之一段耶魯禮禘祫志想於孔氏書中已有成本未知何居王伯申父於今日古之學最爲鴻博不佞之所推服與覃溪阮芸臺等以石臞全書尙未盡見爲憾向者孟慈所寄非經說也十四種全書雖未盡得若先從其經說一讀庶酬夙願也伯申經義述聞已爲讀過無庸再煩也馬文泉先生不佞之亦所耳之久矣今何幸鍼芥相引也畧以金石數種轉致鄙悃

如有所著經說冀有以示之也不佞於近諸名宿經說如饑渴之於飲食願先生曲體此耿耿之誠無論不佞之聞與未聞知與未知隨有寄示千萬千萬在諸公爲缺二字海外在海外發蒙之喜與聞之榮又不可量也淸山是功令中人始未嘗下工於經術其言皆沒裁量雖宋以後門戶便不足言雖如不佞之最下劣者未嘗以此等說來售也不料於中朝諸公抗厲不下如是也惟願諸公之恕之而已又無庸斤斤置卞不已也所謂論漢學等文不解東西顚倒昌披幸亦更加備陳開導此人頗慧特見聞未廣庶可開

悟

答丁洌水若鏞書

俯詢雜記鄭注之文似据疏家所亂鄭義者爲敎恐不可以疏家之如此爲鄭義之不可從矣鄭注亦以吊服看可矣但不以天子吊服另言之然此條又有何天子吊服之明證乎鄭說之以弁経爲吊服者屢見無以枚擧今以疏家所亂者仍冒鄭說恐不可矣疏家之所以亂之者亦有據卽以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経之文互相證明未免葛藤大抵大斂子弁経者又可推證小斂而遂與雜記之文揑合矣子弁経

已爲特著之大節文今若證明古禮子弁經之經未知亦爲環經之制否以儀禮之士喪禮襲經觀之似非一股之環然弁而加經者皆以一股爲制士喪禮襲經既有明言者當以士喪禮爲歸然士喪禮有經無弁喪大記有弁有經經不可以無冠而加之首矣亦當以喪大記可補士喪禮之闕而通上下也此古人纂言不纂禮之義也大抵鄭注之可疑處甚多然此皆師說也家法也雖有不合於今人見聞若以成化之磁萬曆之窯致疑於鳳羽波沙大不可也後人所以駁鄭者以已之一知半解偶有新奇可喜處毅

然奮起而攻之不遺餘力反以思之己之所攻者別無師說又非家法也如王肅輩之所難無非有意立異以自衒奇至如經旨之日以剝喪者全不顧念此又後人之大戒也至如六鄉之在王城有何明據歟來教簡甚不敢據以爲對矣大抵六鄉之在郊鄭亦破賈馬之義已自鄭時無定論又在後人何以懸空演測若身莅其地目睹其事鑿鑿言之歟設有暗合古人自立已見自創已說說經之所不敢也適足以轉添藤葛晉亂後人眼目而已於經無補矣莞子之時六鄉已無周制無以爲證如諸侯爲三鄉宋獨四

鄉於周制有可以叅證然鄉之所在今又無以强言矣至如卒哭之辨先儒亦有混而一之者已經鄭賈勘破敖說以後之互相紛聒是又多見其不知量也愚見只是遵守鄭說而已耳竊謂六經傳注當與六經正文共垂千古即僞孔杜預王弼何晏皆有不能廢者况鄭義乎

與咸聖中書

鬼神考說極有精詳第精氣遊魂始化曰魄魄陽爲魂就始生肧胎而言之者朏明先生已有定論矣魄陽爲魂者已以陰陽分屬言之魂陽魄陰亦古訓今

不可妄改之也魂陽魄陰亦不害於一魂魄以一陰
陽也魄雖不可以獨陰言之魄之陽爲魂魄之陰又
於何處見之歟鬼盛神盛之盛字爲解牽强恐不免
鑿說經決不當於說不去處引他就我務欲牽合也
大抵精氣遊魂鬼神情狀等句皆易係所云此當自
易中求之爲妙一有濫及便與本旨多相牴牾宋元
以後說經西拖東引必要歸一者亦一膏肓也所以
改經改誥無所不至也雖欲面前說强向人夬甚細
究其源反而求之無非南轅而北轍也固當多聞又
闕疑又愼言之也深衣考說雖如江愼修先生之精

博未能的確其說亦不過江氏自製之衣制稍以近古者如是況下此者乎古人器服之制今於千載之下何以一一懸測如目睹者乎云冋之爵丁辛之鼎今無其器何以妄說方員也此王肅之妄以牛形之器欲易犧尊婆沙之義其可乎今所存商周古器或有蟬文者此謂蟬鼎其可乎古人遺範零落殆盡一一詁訓皆經師家法守殘抱闕洞洞屬屬如執玉如執盈惟恐失墜又何以漫漶而汩亂之也願普同志十分勉旃勉旃

答金東籬敬淵書

再昨有先諱往宗家而未歸來昨晚始歸惠書留辱且驚且悵朝將開謝赤脚衝泥荐存極誦不敏第湫濕轉甚憂冗不霽多惱薾用良可念也篆幀及碑圖並原本謹領而碑圖爲弟省却一勞感荷無已細當更證篆幀果是佳品字法近於碧落文要非俗筆當懸之潛玩耳項敎石經論語之意抑相通是古訓也承此俯叩欣喜無比若不見有時發之留中之字其將爲習井之無綆矣蒸成菌矣朽化蝶矣詩所云抑此皇父則覃詩已引之而韓詩云抑意也如大戴禮荀子多作意用不特與意字之相通與噫字相通不

特與噫字相通又與懿字相通詩抑篇韓詩外傳又作懿葺昭云懿讀曰抑如此之類不可以一一枚擧矣嫠藏碑果是弘福字體非集字如麟角碑矣金陸珍是新羅末葉之人而碑之年代今不可考矣鄭隷終未得可惟敎弟補書則謝不敢耳適又得葉東卿隷字一幅茲以寄上亦頗可觀譬之對聯稍遜聯是其得意者耶吾輩有先入而然耶未可知也第覽正如何不宜

與李知事尙迪書

去年以大雲晩學二書寄來今年又以藕耕文編寄

來此皆非世之常有購之千萬里之遠積有年而得之非一時之事也且世之滔滔惟權利之是趍爲之費心費力如此而不以歸之權利乃歸之海外蕉萃枯槁之人如世之趍權利者太史公云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君亦世之滔滔中一人其有超然自拔於滔滔權利之外不以權利視我耶太史公之言非耶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松栢是貫四時而不凋者歲寒以前一松栢也歲寒以後一松栢也聖人特稱之於歲寒之後今君之於我由前而無加焉由後而無損焉然由前之君無可稱由後之君

亦可見稱於聖人也耶聖人之特稱非徒爲後凋之貞操勁節而已亦有所感發於歲寒之時者也於乎西京淳厚之世以汲鄭之賢賓客與之盛衰如下邳榜門迫切之極矣悲夫

二

歲寒詩中趙宮詹振祚知是何等人耶能得其淺深耶詩場酒所流連光景與他人等耶此爲申受先生之甥也申受先生於諸甥中特重宮詹以申受先生之特重知其人之出羣拔類必有外氏風也故心竊嚮往有年無緣梯及今何幸歲寒詩中遇之也必爲

我轉叩之使知海外有想望趙宮詹先生風采者可也有一段奉質者申受先生公羊說是所墨守者聖人知我罪我之大義非此不明七十子微言遺義賴是不墜與張臯文先生虞易媲美而又有過之者西京今文家法始大明於世是天下之所共尊非我一人之所敢私且其禘說正大饗爲祫之失破審諦昭穆之謬亦懸之日月不刊者於惠松厓孫觀察之書尤有精核處魏君默深亦以爲統貫難尋䌷理成文畧見旨趣可見其心折者而其下更以爲禘嚳之禮終不可知又以爲未知同于五年夏禘云云似若微

破之者然此所以大疑於魏說也魏君是深於經者後人每欲以闕史殘經會通之以歸一是之學有欠於闕疑愼言之義以魏君而必不蹈此但恐繼魏君而說者有因此而轉轉闘奇喜異又從以抹撥之能不大可畏乎試有一說宓犧始畫八卦又演之爲六十四是仰觀俯察開物成務爲首出之易前此[illegible]無他易矣未敢知龜兆出於何聖人之立法歟自前昔以龜兆爲長反在易筮之上今可以龜疑蓍乎周官之說且置自洪範亦兩存而未嘗會通爲一矣且一易而易之彖詞是不分初二三四五上而六爻之義

統於中象詞是分初二三四五上而各明一爻之義雖有分與不分之異而其詞宜無異同一切不同今可以象詞强通於象詞而一之乎又可以象詞而疑象詞以象詞而疑象詞乎善乎李申耆先生之言云經之每有不可通也强者則執一端而强通之弱者則並大體而姑置之强通者益其塞也姑置之是不求通也能求諸大體得其統宗隨而理之此申耆先生之學所以博綜古今若無若虛申受先生亦歎以爲吾不如也今不可以一二不可通者疑申受先生之求諸大體得其統宗之確論也今日之得遇申受

先生如宴子奉琉璃寶器恐或有失墜不揆僭妄不畏瀆煩而不知止耳因是而又有一說海國圖志有中西紀年通表此又斷不可通之者也中西之一歲首終絕不相同今以道光二十年庚子十二月初八日甲子爲西夷一千八百四十一年之元朝西夷已改年而中國尙未改年何以强通乎是不可也且年者是中國之以禾一熟紀年之年也年歲祀載各有所取西夷之紀年何以中國之年字與之而謂之曰西夷幾年乎今又若云西夷幾祀可乎否乎且邪教所稱天主者尤萬萬不成說邪教之說天與中國之

說天同耶異耶如徐光啓李之藻一種邪黨鬼怪之輩强翻邪教之方言敢以中國之天字當之是何說乎以此一天字而鼓倡無識之邪徒誑惑愚氓流毒無窮當從此天字而先闢之何以因其成語無難混稱耶佛書之大般若經有天主品聲明門之因明論爲天主菩薩所著其所云天主者又與西夷之天主有異焉然若論天主二字未嘗不自佛書始又何專責於西夷也譯塲文字皆又中國人所助成而潤色者譯塲人之爲禍首烏得免乎此不可强通於中國文字之一大案尤是正名之訓嚴辨而痛斥者矣

答李汝人最相書

謹復晤堂仁契日安左右以僕爲眞有所知耶僕實空洞濩落一無所知且一無所有耳今以來意循復崇飾卑下置之毗盧頂上聲聞過情稱謂不實夫過情之詞不實之譽是君子所耻非徒君子之所耻抑且文章之大忌今左右留心文章先犯其忌僕之惑滋甚矣僕之用工不出通行之經史若通行之經史似皆左右所知也以其所知之無隻字半句之加之別而反以求之强取東海鯉魚角來左右其果虛受之耶但今留心文章者有第一義諦當先自無自欺

始也自無自欺始黄內通理萬竅玲瓏寧有黄內通理萬竅玲瓏不能文章者乎是不可以求之人自求有餘者也然古人文章各有師承家法沿革流變不可勝當末流之弊又莫可措處所以韓昌黎適值其會以大力量大手段起以整頓是卽矯綺麗之末弊而已今幾一千年來奉規承矩不敢改易至其末流之弊有甚於綺麗百倍未知又有何等大力量大手段起以整頓之也未知其從筆中矯揉之耶又從文中改頭換面耶是又不敢知矣凡到泰山項者無更進一步處則不得不從舊路下來而已是今日留心

文章者所可明眼者未知如何秋風已起泉味益洌果能與幼常再理井屐耶幼常是後來靈秀今世罕覯幸善裁之眼花不宣

時於大易玩求旁通消息稍見眉目如謙三之坤爲

復師二之坤爲復比五之坤爲復旁通大有體坎离

而正五位天心正矣所謂復見天地之心者卽剝復

消息其理不忒是以窮可以通死可以生亂可以治

絕可以續故曰易爲衰世而作達則本以治世不得

誘於時運之無可爲窮則本以治身不得謝以氣質

之不能化此變通趣時元亨利貞以之時行無犯分

凌躐之患有發揮旁通之妙古人之易其驗如是今

人之易漠然無應何歟是古人不敢侮聖言而今人

敢於侮聖言剛狠自用靡哲不愚愚者詔知不肖者
臨賢天人相與之至理仍之背隱不見遂至於倍棄
乾善淪入坤殃遯三之極凶以漸以積莫之救回此
古今所以異乾坤毀而無以見易耶必有變通之大
人然後可以反之正而生生之易其道不窮矣變通
之大人古今無異雖不欲不變通而亦不可得矣

項易胡易同上

宋元以來說易之家最多於他經象數義理之外又
開圖書一門紛云糾葛有不可以究詰者然惟程子
易傳可以懸之日月雖以三百八十四爻作三百八

十四事自朱夫子亦未免有遺議然非本義可及百
易可廢而程易終不可廢也項氏之易實補程易之
闕頗說象而又不如朱漢上之支離穿鑿來知德之
師心自造欲讀程易不可不並及項易也槩而論之
易之說象未有如荀虞不明於升降旁通消息終無
以讀易開卷第一義乾元亨利貞竟是何說而何以
讀過歟且如今所云變卦之乾之垢坤之復等說雖
見於左氏未嘗非古筮法一義而此何足以盡變占
之大義也先透此一關然後可以說易是卽施孟以
下家法師說及之荀虞者至若宋易無出於程傳項

辭其後又有會通於宋易者爲胡煦函易而東來者絕罕世幾無兩本而內府書有之曾一閱耳項辭亦無東來者未見其行于世此則從內府本影鈔耳

周易虞氏義 同上

此義亦非易道之盡於此特其一義而有古學相傳之不可沒者張氏之收拾殘零亦此義也今若以易道爲盡於此非易之無不具備之義又非張氏發明之本義矣

尚書今文 答東籬問

來叩尚書今文如秩之爲豒光之爲桄之治忽之爲

七始詠不可以卒次更僕然此實學者所宜博古又不宜泥古如薛常州杜撰也何常親見古文一一寫取如是也此非愼思闕疑之訓學古又不可不知也

尙書今古文答人問

來敎甚好有此論說宜其有此辨詰也自昔辨書今古文者開卷第一義輒以是相難然前人之苦口辨說不止二三無庸更事張皇求之前人之已說者瞭然如指紋盖透得此一關然後始可言書不能透得此一關亦惟掩卷束閣不必下語也今若只以萬世心學舜禹相傳斷然無疑等語做得一大套而冒之

曰此必如是云爾則一懸空說去曾非耳聞也目見也又非口口相授也有何證乎鄂王之莫須有一案不幸遭之天下萬世寧有是否所以後來言學之大弊原在是只就高頭講章胡亂說都都平丈而已朱先生之疑古文萬世卓越之見不啻一說心說性處比倫也以朱先生之疑之也故後學尋纔覓跡轉輾大明於世是千秋之定論天下之公說非一人一時之言今欲以單詞隻旨呼邪於閨房之內即不知量也高明豈或出此也特未及多聞耳何由一涉於邪厓門中也放言不諱極知圭臣

金清山尙書辨證 答人問

清山尙書辨愈往愈奇不料淸山之慧識通敏如是轉轉入魔此朱夫子所云心地不虛我見太重者爲其大病根也心性之四分間架曾於湖洛是非等文字中記得一見之而不記爲何人論矣其時亦不覺噴飯淸山又何以掇拾其唾餘耶此一欵切勿下手如何大有窒礙不可妄動且至如使我做就一文字此果極難動手其極難處君亦似未得透盡而率爾動我矣前人之說大備而後人尤難着手且如班書專錄劉歆書其可信乎其可信乎先從此辨明然後

可以下語又豈不極難者耶雖如惠江段孫諸人其刻核如漢朝老吏而不及於此孫書又其太寬惟古今說之並存不欲發之以吾力量不及孫百之一又何以遽論耶但於胷中蒸欲生菌而已若見中國之李光洛畢以田諸人可以一證而下此猝難就說惟恐此生猝難了此一案矣

劉班裁擇不可不愼子駿若恪守其家傳經業尙有可信父子異說已是乖常其僞造嘉禾一篇又在逸書十六之外大抵史公但以十數爲言不以確數爲幾篇自子政始數其篇目爲十六而嘉禾又不在十

六之內舜典大禹謨汨作云云又不知其如何爲說
十六之又明明指爲某某篇者果出於子政而雖馬
鄭大儒於此一案亦未免因循說去卽仍劉班之舊
而鄭之亡逸云云亦不盡合惠段諸人又於其違異
處擴改而印合之此等處尤所愼言闕疑者也班於
經業亦疎其一遵子政者其可據而信之耶班之疎
處又不止於一遵子政而已三統說人皆見而知之
者其或引古書而有可據者又何可全然抹倒也此
所以明眼細心着意看過不可泛忽者耳畢以田有
著說李兆洛未見或有論及處於今文而頗明核者

也畢說或引載於江氏書中與秋帆同姓非其門下淵源在東原耳

朞三百注答人問

日躔黃道一周歷春夏秋冬四時代序而成歲一歲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此一事也是爲歲實也月離白道一周歷朔弦望晦追及日而成朔十二合朔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此又一事也古聖人因節氣遞宮民不易曉姑從合朔一周爲一月合朔十二周爲一年良以生明生魄舉頭易見取其便於授時非爲合朔十二周爲卽歲實也歲實自爲歲實合朔自爲

合朔在天各自運行本非一軌今旣借合朔以紀歲實故歲實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較十二合朔多十一日弱氣盈者此十一日弱也十二合朔共三百五十四有奇較歲實少十一日弱朔虛者此十一日弱也二年則多二十一日有奇而冬至將第十二月故三年必置閏盖歲實滿三周則已歷三十七合朔有奇故多一合朔而爲閏也

蔡注旣云日行之數月行之數而又云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此三百六十之常數日月行度之外又是何數也是混圇無別不可强解者一也又合氣

盈朔虛而閏生焉與天會而多五日與日會少五日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云云其多五日者可以入算少五日者又何以入算而成十日之數耶是又混圖無別不可强解者二也

大夫以下有主 答人問

大夫以下無主爲鄭義然特牲饋食禮祝洗酌奠于鉶南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鄭注祝在左當爲主人釋辭於主也則亦鄭以士爲有主矣郊特牲直祭祝于主鄭注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正義薦孰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詞告于主則鄭亦據大

夫士之禮以釋之矣

承重祥後祔廟 答從姪商一問

示意謹悉而雖是祔位寧有祔在子位之下者耶當暫爲移奉子位而祔於當位之下恐合宜此是人家通行例有之事有何可疑若乾位則將何以爲之耶兩家舊例亦恐無異同矣

儀禮中月而禫 答人問

儀禮言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特牲饋食命筮之詞言祖而不及配正與此合諸家因爲禫月合祭祖考之時但祭祖而不以妣配某謂儀禮所言未

配盖禫月而遇祖廟吉祭不以新死者配食於祖非妣之不配祖也且特牲乃士之常祭非止禫月之吉祭豈可因其不言配而謂常祭亦不祀妣乎

禫月從仕 答人問

禫月從仕始自吾東之崔錫鼎而鹵莽之甚無如此大可笑切不可不可爲訓者也此在喪大記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鄭注以從御爲御婦人此孟獻子所以禫此御而不入之義相串通盖禫雖從御而吉祭之後始得復寢此節文第次之不可移易紊亂處而杜預遂以從御爲從政而不知與孔子所稱孟獻子加於

人一等者便相牴牾此御不入之比御若云從政則其下不入二字又作何解也鄭義甚明而後儒之壞裂如是也陳澔集說遂以從御與復寢爲架疊而從杜說後人遂不推溯本原如崔者號爲嫺習於禮反不知自歸於可笑之科也如禫月內行吉祭則或以爲可而此尤不然士虞禮以爲是月吉祭猶未配其云猶未配則禮有所未畢者在孝子之心顧安得安於常也

兼服 答梁文晩問

頃聞兼服一款是斬衰之喪旣虞卒哭遭齊衰之喪

輕者包重者特已著於聖訓汝之今日所遵而行之者也然包特之禮後世無以行之大槩輕重之別專在於經帶不在於齊斬今人通行但視齊斬爲輕重大非古禮也今於几筵各服其服無包特之可言但汝輩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得守禮在廬每以𪗇服居之綾帶與布帶爲持疑顧今所服之重固在於齊衰然斬衰之葛可以包齊衰之布未知合否今但以承重爲重而已則非所敢知耳

養父母服制問答人

敎意謹悉今若從頭劈說去則不特其說甚長且辭

多駸駸入於追切處不敢張皇爲說而大抵養父母之服倣於慈母慈母之服自魯昭公始魯昭公欲喪慈母有司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遂以練冠喪慈母記稱喪慈母自魯昭公始者此也古有司之嚴於禮防如是且養父母云者必須先定養父母之何如是養父母然後可以正名可以制服今非有所以養之者之何如而但以爲受恩於養育之地伸情於齊斬之義吾未知其先王之所許而且所以制養父母服之義果如此也夫服養父母

云者不出於四孤四孤者遇兵饑饉有賣子者有弃
溝瀆者有生而父母亡無緦麻親其死必也者有俗
人以五月生子妨忌不擧者凡四種也此救垂絶之
氣肉必死之骨可謂仁過天地恩踰父母此不得於
所生而得之所養故謂之養父母而不出於此四孤
也無此四孤之情行此四孤之服是何倫理是何義
理人倫之際關係甚大甚重不可以隨意任情妄自
爲服蔽天而循私也古有爲嫂加服期爲伯父三年
者皆先儒所不許也嫂與伯父皆所當養之地四孤
中所云無緦麻親者亦以緦麻以上之親皆所當養

之地也是故先儒之言曰族屬之喪不可有加若爲嫂養便以有恩而加服則是待兄之恩至薄大抵無母不養於嫂更無處可養若爲族屬之親有恩而加等則待已無恩可不服乎哉先儒此論嚴正明白可以俟百不惑也今人所以恩養者雖有天地罔極之恩其所以養之者非出於四孤又非如古人爲嫂爲伯父之情地雖欲義起爲服于何比例禮衛非有比例無所爲則不佞之惑所以終未能祛也至於吊之云云之教子游之於彌牟之喪亦未嘗不吊也吊於何有哉

深衣 答仲氏問

深衣之示喩紙裁樣本一一細悉如是起疑無或恠爾矣其實疑處在於內襟下無以彌縫也此亦往日吾亦頗疑之更加反復深究大有不然者深衣之制以下裳連上衣者也然衣自衣而裳自裳裳以連衣裳之止處卽其止而止之而已裳不欲更進於衣衣無庸更俟於裳以今俗製之重疊交掩者視之似不成體樣似未得完備而於衣自衣裳自裳少無兩相加損也內襟無以彌縫者是習於俗製之見而更無可疑者也

衣廣之太闊果如來示此則專在於尺樣之長短漢尺亦有太闊之慮矣曲阜顏氏家周尺與家藏周尺無毫里之差甚可據也此短於漢尺而尙可稍殺其闊須用此尺製之如何須更依顏氏墨樣精製一尺亦佳○竹尺一本借在鄭惟孝並皆布銅尺從其家覓來如何如何竹尺亦家藏舊物耳

曲袷家禮本如是江氏又仍舊無異說須一依江圖裁之爲宜矣近見有另作方心曲領之制者都無所據設有所脗合者不敢臆取耳

至如正幅斜幅之合成十二亦或可以起疑然正幅之制江說不可廢也斜幅以注說裳幅所交裂者觀

之衽亦裳幅無疑合成十二非無據也且以論語非帷裳必殺之之文觀之其殺幅亦通稱爲裳矣斜裁爲十二則無可疑而正斜之合爲十二者獨爲未妥則亦恐未然矣但以朝服喪服觀之衽與裳各異深衣亦以裳衽各異則幅數無以裁定多於十二之外矣

附 仲氏問

入此月後深衣卽圖縫造鄉廬所在布則使之上來而臨當裁製先以小紙作一樣式而觀之則不無可疑處玆以原書及紙裁本仰質幸必詳覽更

敎如何如何前書亦以正幅中分幅湊配於十二
之數頗涉未妥矣非但此也最是右襟之下則無
裳幅連綴原圖所謂右襟下半掩於內之下將何
以區處得好耶以圖觀之則無可指摘以紙裁之
則不成衣制或緣弟裁制之誤而抑有另樣變通
否也其可疑一也衣制貴在深邃要深邃則不得
不稍涉宏闊而上衣之廣全據二尺布之兩幅此
則已自家禮本亦然而家禮本深衣則對襟交掩
此雖出於臆斷而衣廣猶有斂束之道至於此本
則左右襟旣作交領而左襟之斜長至於右掖下

雖穿衣束帶之後亦無斂束之道其於深邃宏闊稍涉太過人身與衣身太不相稱其疑二也原圖曲袷一如家禮本而其論方領處亦如朱子說第以圖觀之自有如矩之象今以紙裁製則勢不能如圖今俗所製深衣之領緣雖曰依家禮本能如圖本不能成如矩之象其疑三也竊想江氏亦未嘗着手裁製成就得一件深衣而只就紙上作圖欲依其言則使人不能無許多窒礙也曾見張編修儀禮圖亦有深衣圖而與此相近未知無小異同而儀禮圖則方在鄉廬未能旁攷也戴東原所

論則一如此本無論如此如彼旣有此許多疑端
許多窒礙容俟仰禀爛商以俟更敎雖非閏朔亦
何妨裁製也又有一本紙裁者仰質伏未知如何
而正幅斜幅各六合爲十二幅左右襟下皆綴裳
幅而使之交掩如今道袍綴翼樣則無衣身太廣
之嫌而右襟下亦得區處矣曲袷則如俗造深衣
之樣而謂之如矩則也續衽鉤邊則亦可依江氏
說施之於此製伏未知如何大抵論續衽鉤邊與
衽當旁處則江說較之諸家特長其他則恐未知
十分穩妥否也第更就原書與原圖及此呈紙製

者深量指教之如何如何

深衣之制弟有何所知而第於江說取之者以其以衽當旁與續衽互證爲解較他說有据且鉤邊一幅之解視所云覆縫者爲長不但與溫公合家禮正文亦從溫公則又與朱子合而特於家禮圖相左所謂續衽鉤邊一條最是千古以來聚訟者而此一條旣得其解所以視諸家爲有据但以前後正幅之分作八幅猶似有勉强湊合者未能無疑而至於內襟下無區處者及衣身太闊亦未及思議矣及以紙裁本觀之則此二者尤屬大疑所

以有頃者仰質也今承來教愚見猶未釋然裳自裳衣自衣果如所教而上衣與下裳不相連綴則廣狹饒乏之囿不必相謀也今以上衣連下裳衣與裳相須以成此一衣之制而內襟右邊則有衣無裳左右異制零踦偏駁未知古者制衣果必如是之太不類也衣身之太闊依來教用古尺稍似有分數而古尺與建初尺其實相去不能以寸第未知如何矣裳衽之斜幅江說的確弟亦非以正幅斜幅之合成十二爲疑也特以四正幅之分作八正幅爲近於湊合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下

鄭注所謂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此似統言裳幅而與非帷裳必殺之文亦可以互證也江則以爲上下之殺專在當旁之衽非爲十二幅皆殺云云無或近於牽合已說耶六幅之分作十二幅以其寬頭向下狹頭向上不得不多此裁割之一節而六幅之裁作十二猶有義也今以江制言之其未割而爲四幅時亦正幅也既割而爲八幅時亦正幅也其爲正幅者未割已割前後無異則何必舍此自在完具之四正幅既割之又聯之如是不憚煩而爲此八正幅自不免於勉强湊合之

歸耶見行深衣之兩襟直下不作交領續衽鉤邊之無所取裁大失衣制而今此內襟之有衣無裳正幅之强分作八亦未爲得豈弟亦滯於俗見而然也然旣有來教當先令依此裁造以俟早晚間還第時更爲稟質計耳近俗或於製喪服裳前三幅後四幅也後亦以三幅裁之就其中一幅則割作二幅而更聯之以應四幅之數此固出於苟且之甚今四正幅之分作八正幅亦無或近是耶

君蒿悽愴 答人問

君蒿悽愴注疏皆以百物之精言之而後儒遂以祖考之神靈當之未知有据否百物之精之精字與神

字大異不可以神之著也之神混圖看過以是推之焄蒿悽愴與昭明又大異精與神之差人與物之別陰與陽之界大段不可通焄蒿悽愴之屬於精者與神之著連看未知何如耶大槩昭明之下神之著之上忽挿此焄蒿悽愴百物之精一句上不接下不連孤立中間無所歸屬拖到於因物之精之句始可以聯合然神之著一句又橫格兩間或斷或連連而復斷無以一氣接下此十分着眼不可放過處而今以祖考之神求之於焄蒿悽愴非徒擬議非倫百物之精一句不又贅甚歟大槩衆生二字似並提人物貫

澈於百物之精而以此之爲鬼一句覩之已分別言之井井不紊且明命鬼神者即爲因物之精也似若並人物者然若爾物亦可以稱鬼矣未知作何解歟此一節最難解故疏家於上百物之精分別言之於下因物之精混並人物無所分別自昔之難讀如此矣

明明德鄭注 答人問

大學明明德鄭注明明德謂顯明其至德也今汲古閣本顯字訛在字明明者顯明之義詩魯頌在公明明箋亦引大學爲證孔疏以身有明德爲說非鄭義

也

中字之義 答再從孫台濟問

須示中字之義可見其參究沉深處此皆門外希光掠影今汝行住坐立處皆中而非中無以行無以住無以坐無以立不必別尋一逕今乃行住坐立而不知是中者是所謂騎驢覓驢耳此非一二言說可了惟回身返求是歸求有餘者且過求非中易之三百八十四爻六十四卦往來憧憧反復上下無非向中去所以中庸與易通耳

孟子仁人之心 答人問

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此謂仁猶人之所以爲心義猶人之所以爲路非爲即心即仁也若云此仁即眞是心斷不可云此義即眞是路也總之聖賢之仁必偶於人而始可見故孔子之仁必待老少始見安懷若心無所着便可爲仁是老僧面壁多年但有一片慈悲心便可畢仁之事有是道乎

孟子仁也者人也中庸仁者人也語意不同仁也者人也者即能行仁恩者人也中庸人也者鄭讀如相人偶之人相人偶即人意相存問之義也

春秋廟制 答東籬問

日前廟制之說有所未罄者如桓宮僖宮且置之襄公六年齊侯滅萊獻萊宗器於襄宮(即齊襄公之廟)證之則廟制之於兄弟行皆別立廟且兄弟之相繼者無昭穆之次襄公之於靈公有八君若如五廟之數襄已祧矣攷其實則襄與桓兄弟爲一世孝昭懿惠皆兄弟爲一世頃爲一世靈公禰頃祖惠桓爲會祖僖爲高祖襄與桓會祖行宜襄廟之未毁也若使拘於五廟之常制則太廟之外惟有昭懿惠頃而襄又無行被弑非頃靈之所出何以獨存其廟且獻伐國之宗器哉以此知兄弟繼世者皆別立廟而靈公之世齊

當爲九廟也廟在庫門內之右其地有限似無以別立者禮旣非常自當權制或擴地爲之或徹他宮室爲之不必拘觀魯人於非禮之廟如仲子之宮武宮煬宮猶能別立則禮所得立者又不可爲哉

經解 答金甑山潤

平實精詳一部經解之要平則不騖高遠而切問近思實則不落空虛而好古求是非明辨則不能精非博學則不能詳卽如荀子者學出孔門受授諸經尤傳詩禮而韓昌黎斥爲擇而不精語而不詳蓋昌黎但知文不知經者也易奇詩葩不過擇其詞語爲文

之貧而已非余所謂精詳也不獨昌黎爲然陸元朗郭等韻不知古韻信僞古文尚書以舜典廿八字升爲經文李斯以後一罪人也孔冲遠襲皇甫熊劉之書古今文不分南北學不別自孔疏出而先秦兩漢古義亡先秦兩漢古義旣亡七十子微言大義益乖歐陽夏侯齊魯韓古書單詞隻義是在攷古者甄錄之卽如北史及通典所載古義不可補賈公彥之弇陋哉

熹平石經五經六經之異 答東籬問

五經者易詩尚書禮春秋也六經者並論語言之也

五經者舉大數也六經者紀實之文也非有或五經或六經所見聞異辭也又隋書經籍志以爲七經也七經者又分春秋與公羊傳言之也今所餘殘字有傳無經知有傳乃有經耳五六七經之不同非有今所傳殘字則何以爲證也又有不可不辨者洛陽記所云禮記也東京未嘗以禮記立之學官如禮大小戴者卽儀禮之大小戴學也非今小戴禮之爲禮記此石所刻書用伏生今文春秋用公羊宜也禮記不立學官何以得與諸經並刻又今殘字有儀禮而無禮記乃知洛陽記之誤不及詩而洪氏書及隋書經

籍志乃有詩也詩即魯詩也今所云熹平殘字有毛詩者未知亦有據否毛詩亦於其時不立學官此石所刻者即魯詩耳

季札墓刻源委 答人問

姜白石堯章云世傳仲尼表季札墓云云以白石之精博於金石不援引古書而只云世傳則古書之不見可以溯知又歐公云考仲尼歷聘不聞至吳又其字特大非古也且按舊碑字大尺餘墓闕題字始於東漢有之春秋以上未聞有銘鐫於豐碑桓楹者此爲後人依托確甚不見於古書宜矣唐張從申跋云

玄宗嘗命殷仲容摹搨大曆中潤州刺史蕭定作季子廟重刻此碑傳至今其最古可徵者爲唐人文字耳

新羅管境碑 答彝齋問

眞興碑一顯於朗善之世一顯於俞文翼公之世遂無問津者尹咸興光濩畧拓幾本其後因官拓而民遂埋之無形影于今四十餘年弟於此碑有苦心每因北行者廣要搜覔而竟無一人應之者彼烏足以知此朗善之世此碑有二段俞文翼之世此碑只此一段而下一段則更無以得之矣若復更得下一段

尤爲神奇恐不可必大槩此碑非徒爲我東金石之祖新羅封疆以國乘攷之纔及於比列忽卽安邊不因此碑何以更知其遠及於黃草嶺耶金石之有勝於史乘如是古人所以寶重金石豈止於一古物而已耶又有一奇者此碑在中國爲陳光大年間而六朝金石之至今畧存與此碑書體恰相似可見其一時之中外風氣之不遠而其時新羅之心摹手追於中國者可見且其書體似隸似楷是六朝書法尚沿古規不破體爲姸妙者又可資證至於夫知及干等官名人名又可以考詳於國乘之外者甚多弟於此碑

有攷一卷一字一畫一地一官無不細加核證至於一卷之多竊欲於今番仰呈而尚在草藁未卽整理且整理然後可以覽閱故無以送上可菀今旣得碑又置之荒榛亂蕪之間台纛歸後必復埋沒以眞輿之豐功盛烈一片殘石之留在世間者今已過千年必無隨化於烟雲變滅在後人崇飾鋪張之道恐不可少忽携來營下者甚善而非有張大其事俾圖久遠又不知落在何處且碑之故處卽其拓定封疆之實蹟移動他處亦涉如何若因其故處而作永遠之計則尤好

二十八宿 答人問

二十八宿之星始見於周禮馮相氏而其目不詳爾疋釋天星有十七宿無女危胃觜參井鬼星張翼軫月令羼二十六星盖以建弧而無箕昴鬼張史記曆書始詳備二十八星之號然有建罰狼弧無斗觜井鬼又畢謂之濁昴謂之留柳謂之注與今不同今所傳二十八宿之目始見於淮南子時訓解及漢書曆志大約金星距日四十度而見太白晝見古無推步今測次輪交入本天內則近於地而得晝見之界再以緯度南北加減而定晝見之期

弧南答彝齋問

瑞星凡北極出地三十度內外之地皆見之大槩此島雖未得立表實測以瑞星所見驗之則極出地亦三十度內外而瑞星出地不過六七度矣濟城在漢拏山北故不得見惟此邑在山西南無所阻礙每於秋分晨見於丁至於深冬初春夕見亦不差於丁今則參弧西轉星隨而隱晩村所測不誤矣累之再昨冬入海後亦即見之所居屋角正當星見此中人或見而不知或指他一大星爲瑞星或以爲登漢拏絕頂始見云者令人噴笴

區田 答沈皞卿問

區田春後再試旁及鄰甲耶每見暫試而不能如法謂之無効無他奇而遂至於抹撥之以爲不如吾之千字是東俗之最痼處不寧桔槹之勞勞而拋却龍尾之捷易甘心臥窖之積薪而不用立窖之水火良可慨也必有如令之有心細心可以濟此蘇杭之間潘功甫大試區法民被其澤今已二十年汚邪甌窶殆不識水旱五六百里之地無不嬰嬰甚盛甚盛

塘閘 答彛齋問

大地欲焦炎官轉世草籬茅屋盡是熱宅里魁村丁

無一冷戸亦有變相之示現者耶每於年年是月之
一旱便成年例已自夏小正大書特書四千年來天
機之所慣熟人皆忽於過境輒若初有古昔神智之
塘閘藏水又重之以龍尾鶴飲靡不竭力農正水旱
之制用不但專仰於天落此天人所以合體處東人
尤爲鹵莽塘閘而一以廢之至於水車之屬不知作
何狀不動一指只以西郊之密雲爲呇如此而一粒
到口亦倖耳眼前之四野愁沮實爲可悶然而以去
年比到天心慈悲不雨之豐又是一例安知村村大
槐餌毛畢竟不滿眼而自來如禪家所謂天供養也

是可以恃而無恐耶

金官玉笛 同上

玉笛又一奇遭異緣間是金海所出是金官古物又不止新羅也盖之以金官玉笛更佳刻之匣面未知如何古樂已亡又無神瞽定律黃鍾正聲無處攷定舜祠玉琯秦始笛律皆後人所以審律定聲者此笛若有幽緩之調可以定今律之短濫矣古笛各有十二律笛此必不如今笛但鑿七孔箇而已者更使聖民輩攷案其中於何律如何律與聲特殊律則黃鍾大呂等十二律也聲則宮商等五聲也是故有黃鍾

之宮大呂之商互相還旋未知聖民亦能深解此妙耶試一着意甚好矣

文獻備考編次同上

文獻備考續纂甚盛擧也原書在　英廟時因申景濬地理考仰邀乙覽仍命輯成他考遂爲備考原本而其時未免草草了當　正廟時李萬運又爲續纂未及成其子因其草藁輯爲今續本而非原草本來面目且未多得公家文書雖其卷帙過百全不成樣若仍舊而續之竟成何狀耶第念總裁自有主張而誰爲之分纂歟雖劉子玄之見識馬貴與鄭漁仲之

才豈非一人所可獨運未敢知今日有若顧祖禹黃南雷萬斯同者幾人又若復如舊本之荒雜無裁不如不纂之爲愈矣家有是書頗知其病處如地理考當一一釐改不可復襲舊誤禮考職官等考之裁定不可以三四論尤所亟改者人家始祖肇生神化之蹟入之物異考中每閱過不勝皇瞿駭歎寧有如許事乎各司謄錄雖無可觀舍是無他不得不收入其切要者矣　正廟時抄輯各司謄錄作爲一部書在於　大內庚寅前曾有獲覩畧干卷今其書不入於燒燬中尙在無恙否無處可質矣

海國圖志 同上

海國圖志是必需之書在我似若他家數寶紅船或有涉境之時在重門擊柝之義又何可少覷覘國審勢者有可彷而行之者我人每心麤不能細看甚可歎雖不能盡其船制如使帆一術足可以彷而行之其無一個有心人歟大槩覶縷深之學於近日漢學之中別開一門不守詁訓空言專以寔事求是爲主其說經與惠戴諸人大異又喜談兵嘗見其城守篇等書今志中籌海之論與城守篇相爲表裏如我忠武公鏖倭之法卽其法不覺驚異神妙矣近日又有

龔璱人學問造詣與魏相埒又相近著書等身恨無由遍讀其書矣大江南北如此人甚多東人皆不知耳漫此仰瀆不勝主臣

番船 同上

番船之出沒南北恐不足深憂此輩之一年中出口船隻至於近萬艘浮遊天下中國則皆冷眼看如近日英夷事特因別有事端而然便不足累及於我且其十數船隻是英夷耶佛蘭耶是班呀耶葡萄亞耶單鷹雙鷹耶不辨爲何船而決非一國之船設有辨閃儵無定者又何以處之以不得問情爲闊爲莵似

或無怪中國之於累千百隻皆一一問情耶此亦不足憂且此船如是來去今始覺得矣以向者英夷所留存地圖觀之未知其圖之摸出近久如何大槩近作則無疑他國無暇論只就我國觀之中國日本交界如是精細有非南懷仁坤輿全圖之比又非中國皇輿全圖之可與據議若不三數次周匝國境之南北東西何以入細至此也如是周匝之時未知在何年何時我國何以寥寥無聞無知歟不覺一笑且英夷有此一圖佛郎呂宋米利等處又各自推測各成一圖必不以此一英夷之圖互相傳摹其各自推測

之時周匝其境又豈止一二次而已耶皆我人之所
矇然無知今偶一覺得其往來出沒而眼是睜睜耶
小人當初見其地圖大驚至于今每茫然自失今此
南北閃現較之地圖反是總功之察且我人如豆之
眼以我北界爲地球之絕境爲是更無可去處而少
得迤北迤東出蝦夷外界卽與米利堅不遠米利堅
爲近日番舶聚會之處安知此船不往來於米利者
耶其不爲留戀於我國與日本等沒趣處來往又明
確不難知矣若有意於我何以至今無一消息一動
靜耶是不足深憂且以今日姑無憂而遠慮於來頭

是來頭人事恐不爲今日吾輩事也愚見淺識別有深憂者不在番舶而在我人公然騷動至有廢農避遁之境上自方伯下至州倅縣胥與之俱動無一存撫奠安之意任其離析分散溝壑在卽不知恤而徒歸咎於番舶而非我也歲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也目下汲汲圖所以民無騷動之策爲第一頭籌廟堂之上有念及於是者否民無騷動雖千萬番舶有何憂乎哉言之痛甚不止賈生之一長太息耳

英夷之爲中國患實爲難言之憂而在昔皇明嘉

靖年間倭寇之沿海侵掠至及內地江浙之間大爲騷擾如戚帥諸人宿將重兵屯戍行間不知爲幾歲戚帥所著紀効新書爲禦倭而作如唐荊川茅元儀諸名士專著備倭文字今通行武備志等書即其雄談壯畧也當此之時我東不知有此事至於壬辰以後始得戚公書畧解火砲之式未知今日中國之所受困較之往時其淺深輕重復何如以所傳聞之世見之則不過紙上空言雖灘水巨鹿無足驚擾以所見之世見之則曆官親見遼瀋間駐劄留屯不能無驚擾然在我姑無舉動之

慮矣乾隆中末以後海匪殆無歲無之至於嘉慶初而如浙賊閩賊鳳尾水澳等賊或聯絡安南鈎連臺灣大爲乾隆榻外之憂而其時我東何嘗聞之耶近或因中國文字而始覺得矣淺見則此無足爲驚而因是而徐察細審中國之媒孽兆亂寔在於今日而河决一事似有甚於英難顓臾蕭墻明若觀火此爲屬國之不能自安處也

荀卿 答人問

曾謂荀卿何如人耶荀不可易也不詳於荀而隨聲抹倒即不過蘇氏輕薄之習孔門之說禮說樂尙有

一綫不泯者是誰之力也戴記纂綴卽從荀而得之者此尤好學深思兢兢慎言處閱歷久矣老於此間又一貢愚又一妄發耳

韓文公原道答人問

大學格物致知物非他卽明德新民也仁義道德皆明德之事也禮樂刑政皆新民之事也韓子斯文與人溯原暢委以旣其實也自漢以後至於唐初學者多騖廣而不究其本是以仁義道德之寔往往失之然而仁義可指也道德難名也故曰道與德爲虛位惟其爲虛位故道非原不明也其曰博愛謂仁專以

仁之用言之而未徹上下表裏言之者由漢晉以來學者承師之不一而功用之不覈也故曰言豈一端而已言固各有當也是以述聖經之文不及於格致蓋全篇之實際無非格致耳自仁義道德之旨禮樂刑政之義至於宮室衣服粟米麻絲可謂盡格致之用矣格致者體於身驗於事而已矣知此則韓子斯文於格致之功思過半矣且即以爲文之法虛實相乘亦不得復引格致以占正位也而豈得以是爲斯文疑哉

日本文字答人問

日本文字之起自百濟王仁始而其國書其國所稱黃備氏所製也其時不通中國凡係中國書籍皆資於我今足利學所存古經卽唐以前舊讀也嘗得見尙書翻雕者與齊梁二金石字體相同又似新羅眞興王碑字是必於王仁時所得去者至今千有餘年藏弆無恙此寔天下之所無也且如皇侃論語義疏蕭吉五行大義等書皆中國之已佚尙存於彼何其異也晁監裔然今不可攷三西京東都之間其所爲文弇陋僻謬隨其語言直行文勢無俯仰轉折上下吐納之義如武林傳至無以句讀者也而百餘年來

藤樹物部之學大盛詩文專尙滄溟稍變俗體然舊染已痼猝難革面矣今見東都人篠四本廉文字三篇一洗弇陋僻謬之習詞采煥發又不用滄溟文格雖中國作手無以加之噫長崎之舶日與中國呼吸相注絲銅貿遷尙屬第二天下書籍無不海輸山運

詩法 答張濟州問

古今詩法至陶靖節爲一結穴唐之王右丞杜工部各爲一結穴王如天衣無縫如天女散花曼多曼少非世間凡卉所可比擬杜如土石瓦塼自地築起五鳳樓材稱劑其輕重以成之一是神理一是實境仁

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似若各一門戶然禹稷與顏其揆一也無用分別同異能透得此關然後可以言詩如李義山杜樊川皆工部之嫡派白香山又爲一結穴不媿其廣大教化之目宋之蘇黃又爲一結穴陸務觀七言近體爲古今之能盡發者金之元裕之元之虞伯生又爲一結穴虞則性情學問合爲一事有明三百年無一足稱至王漁洋拂廓歷下竟陵之頹風又能爲一結穴不得不推爲一代之正宗朱竹坨如太華雙峰並起又以甲乙外此皆旁門散聖耳

詞源 答趙平壤問

詞之源卽自詩之比興變風之義楚騷九歌九章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非苟爲雕琢曼辭而已至唐之李白爲首倡溫庭筠尤特出其言深美閎約五代以來孟氏李氏君臣爲謔競作新調詞之雜流由此起矣至其工者往往絕倫宋之詞家極盛然蘇軾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有其質焉過此以往皆未免流於放蕩淫靡殊非賢人君子纏緜悱惻之旨試更以是一着如何實什極有才思但未及門逕之裁定耳

天池石壁圖 答彝齋問

天池石壁圖大癡原本已入內府其入之之時有好事者另錄圖意以傳世者有石谷麓臺合摹於世間時者一本以爲唐摹晉帖下眞蹟一等天下惟此一本而後人又轉相摹畫頗有畫家之以天池石壁爲口實參之以另錄圖意之文字一樹一石有位置之不敢易者盖以此圖與他圖有異如文章家典則有起承轉捩照應收結等法袪一不得若沒一節便沒體裁必一遵其位置此所以道人胷中邱壑自具一種別致無是便一俗匠一樹一石一巒一澗誰不爲

之也第此另錄圖意之文字曾有所收在舊篋數日
窮搜於塵堆蠹窠中玆敢錄之仰呈與此圖不相合
者不一二且圖之天池石壁爲本來面目而圖中不
見有池有壁他如山皴樹式或可減也無池壁而謂
之天池石壁恐不可得矣第須一一細參如何況此
圖法式之至嚴不可妄有增損者耶大抵此圖驟看
未嘗非佳作細看來無積墨意筆多膚淺處無照應
結束等體式書畫鑒賞不得不以金剛眼酷吏手㲉
之耳他人前實未能苟覓隨衆漫應之至於閤下實
未敢以不慊於心者有所彌縫耳

天池石壁圖自雜樹一林起手此爲第一層林外隔谿卽起大山山之右出一池人家臨池池上起陡壁壁觮出瀑水下注以橋閣接住不露水口此所以天池石壁之點題也又有四松高起石側有茆屋盖通幅惟一大山盤礴頂外列小山兩層淡淡虛住大山小峰聯絡起伏爲收結無盡之致嵐氣溢幅渾侖雄厚眞屬壯觀耳